

太學新增合璧聯珠聲律萬卷菁華

太李新增合璧聯珠萬卷菁華後集卷之二十四

史掖門

二十四

史官

左右史附

羣書事鑑

漢有太史令位丞相上自司馬遷至宣帝以他官領修撰而太史家專爲占候官唐以宰相一人領時政記置史館修撰又有起居郎屬門下省称左史起居舍人屬中書省称右史

李官門

名君事鑑

自司徒敬敷五教而三代之王者能一道德以同風俗使小子有造成人有德此誠

孝髦斯士之道也然自王官國都設教而外至于閭巷州党之間莫不有孝第童少以師而設之官耳暴秦坑儒而後漢興寢嚮于文治孝武之初頗以教化爲務博士弟子固廣厉孝官之路於是經孝稍顯而隱居教授生徒者亦往三而有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儒孝以盛

盛至于太宗時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官自聘天下老師
淳德爲國學官元宗詔羣臣及府州縣官各通經士而
代宗朝司業歸崇敬以學與官名比自不正講試先法欲
更法復古請每經各置博士一員四品以上各奉德行
純業文詞雅正儀矩注重可爲師表者以聞且條教
授徒事尼不行後周世宗尤重學尊先師然以當世
多故學者亦頗衰少矣

唐蜀郡守文翁以教化爲事吏民爭願爲學官弟子唐
元和中韓愈爲國子博士言近年吏部所注學官多循
資叙不考行能令生徒不自勸勵及愈爲潮州刺史與
士于李牒諸縣置鄉校先是帝哀爲福建觀察使
勸與學者而南方閩越之士駸二乎仕上國矣

博士

羣書事鑑

六國時有博士掌通古今漢因秦官猶增
置經有各師叔孫通爲博士制漢禮官

因書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以詢度之書
貢進士李行修上書願詔公卿諸儒研窮詩義其至郊
不安者隨宜判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故事而皮曰
休請立孟子爲李科有能精通其義者視明經選皆尼
不行

館閣門

五十二

秘書監

羣書事鑑

周外史也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貯之于外府御
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閣藏之于
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漢記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
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平梁改爲秘書省後又
改監爲令

書林合璧

秘府藏書雲委蘭閣編之富藏州通籍兩宋
後又之游 蘭臺金馬天祿石渠既併東

壁二星之躔亦曰上帝羣玉之府

名臣事鑑

唐賀知章為秘書監自號四明狂客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稱其五絕一德行一忠

直三博李四文辭五書翰

著作郎

羣書事鑑

著作郎 左史之任也 有著作郎觀之任皆以他官領之至 太和中始置著作

郎官領中書省軍掌國史 元康中改秘書著作承命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于茲為羣元二本二彈見洽聞啓發扁章校理秘文班固西都賦地居華省職在修文六帖曰謝沉有史才以祠部郎遷大著作秘書謂之史閣亦謂之史館 孔至歷著作郎明氏族李撰百家疑例

著作佐郎

羣書事鑑

亦屬中書秘書監自調補之為今僕起家

之選晉時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初廢其制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孝行清修白首衡門老而朱鳳爲秘書監知其有史才存之爲著作佐郎並稱其孝後魏宋弁爲佐郎孝文曾因朝會歷訪治道弁年以自微而對声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由是去微而遇賜名爲弁取弁和献玉楚王不知寶之遇里中無不遇賜名爲弁取弁和献玉楚王不知寶之授著作佐郎爲文華婉王義方曰臣去歲冬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授臣著作佐郎極文

太李新增合璧聯珠万卷菁華後集卷之二十四

鄉門

公卿

台臺事鑑

李皇隋伊子

三公九卿之制而

與命主之三公八命其卿六人

官與三公九卿之制而

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諛承意附主於不義乎又顯傳武帝公卿彬二多文孝之士備更傳序

昭帝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謂衛太子

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視京兆尹不疑從吏收縛曰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獄天子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傷不疑傳

宣帝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

詔公卿大夫

務行寬大

比所疾苦

本紀詔三公九卿

大夫定方

世策以安宗廟同上

衆取修理公卿多稱其

位正言養

宣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曰欲治之

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未有建萬世

之長策孝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三言傳二千石有治理勅勸以至書勉

所扶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循吏序

十詔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奸作邪

公卿豺狼奏詔曰

躬身修政納問公卿谷永傳疏

詔公卿講論夜分

乃寐後李紀光武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

觀納風謔循吏傳序明帝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宝鼎詔

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本紀

名臣事鑑

賈誼天子欲以誼任公卿之位終隆之屬

前本傳

羣書事鑑

子出則事公卿語九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賈誼政事歸伊尹曰

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晉賈官云傳記古者天子三

公每三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二大夫佐之故天子三公

九卿尚書又傳天子立三公九卿所以順天成其道也

白虎通公卿內爵林也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

也同上

壁喻

郎顗曰三公上同台階後之傳黃帝泰階六符

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

諸侯公卿大夫又莊季叔曰夫三公上應公階九卿

下應河海刻元傳三公在天為三日月九卿為北斗三公

象五岳九卿法河海同上佐天子置公卿水火相濟盛

衰相成不得偏是獨非也唐王義方傳故公卿者四海

之表以神化之丹青也巨唐聖德廣運

反說

汲黯時與張敖論揚示帝在深淵不可測

賈誼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測為公卿果然

豈傳陛下勤心疾政而三九之然未見其人

韓之世後郎顗為黃璽李固

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

傳並順帝朝

休題

輔弼

比諫

志

志

孤卿

各君事鑑

卷五

太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皮帛卿執羔

禮春官

司常及國之大國王

建旂孤卿建旌

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

教而已下文莊中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

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內

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兼命之並同上司士正朝

以之位孤卿特揖夏官特揖三揖之上又武朝主掌建

邦外朝之祿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秋官

廣行人掌大賓之禮及掌大客之儀注大客謂孤卿以

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並秋官爵者四孤卿大

夫二也上文注

羣書事鑑

卷六

度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其人於外曰

子自稱曰孤記曲禮下

（休題）

一成

九棘

皮羔

篆纁

大夫明

品出四

六卿

名表事鑑

與有居戰于甘之野乃召六卿書曰嗟六

事之人于茲言哉同上

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上文生

周古者天子寓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

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有彛乃

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以六卿亦以居

軍在國也後百官志注以臣每卿一人禮生官序六

卿則卿一人各主一卿之事然總屬司徒以鄭注大司

馬云軍吏係選於六官六卿之吏爲之既六官六卿並

言故知別置上文疏凡制軍士六軍三將皆命卿與官

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師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

六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上文注至卿以下至伍長

有德選任焉君之更者乃兼官兼官者在卿爲卿官在軍

為軍吏上文疏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師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同上疏

九卿

名君事鑑

陽奉皇陶伊尹

見前公卿時

三代

夏制

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室司儀典陽問於伊尹曰三公九卿其相去何如對曰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又問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者何也對曰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士也發苑臣術篇出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焉九分九卿治之考工記梁漢九卿秦漢官也漢世重号九卿其官无卿字至梁始加卿字其後並因之梁又象四時置十二卿陳氏因之後魏依南齊以前置九卿又各加以少卿焉北齊隋因之魏堅隋以大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

少府謂之九寺大卿杜佑通典文帝兼泉錯詔有司九

卿各帥其志以選賢良自是銜傳後漢九卿而分屬三

司多進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為負九卿有疾使

者准問加賜錢布杜佑通典晉以太常等九卿兼將作

大匠太康四年增九卿禮秩同上

名臣事鑑

馬援汲黯姊之子馬安公官西至九卿漢書云下同漢陽段谷茹事蓋侯信

信任容官亦再登九卿同上

羣書事鑑

史李淑曰九卿不括河海後元傳九卿

三事班在大官左傳九卿通寒暑身取官志九卿位

為列棘作而成務南鍾傳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

主治万事隋天文志即天子立三公九卿所以順天

成其道日虎通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任之每一

卿三大夫佐之故天子三公九卿尚書大傳

卿

名君事鑑

周魯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

文王燕裘豹袂注鄉

之服也詩燕裘

司裘卿大夫則共麋侯設其鹄禮

天官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卿執羔春官典命掌

諸臣五等之命王之卿六命公之卿三命侯伯之卿亦

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宮室車馬衣服禮儀各視其命

之數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鍾

師凡卿卿大夫奏采蘋巾車服車五乘卿乘夏縵

千及司常掌九旗之名卿建旌重委官司土王南鄉卿

大夫西面北上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卿大夫西面以射法治射以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

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音征弁師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二經各以其等焉並同上婦

纁三就用王十八上文注大司冠凡卿大夫之緌訟以

邦法斷之秋官

宣王問卿

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魯三家季氏為正卿最上孟氏為下卿不用事

晉楚子囊曰晉君類能而使之其卿遜於善左襄八年

名臣事鑑

太叔鄭子展發良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

民之主也左襄二十二年

文子

公上公孫

免餘邑六十薛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

也臣弗敢聞公同与之使為卿薛曰太叔儀不貳能贊

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二十七年敬仲齊侯使

敬仲為卿薛曰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莊十二年

以直道進諫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長慶名

卿善本傳

三品環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詔事環虛位揖曰公第一

人何下坐環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

聖賢事鑑

孟子

為卿於齊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

羣書事鑑

經天子之卿視伯卿四大夫祿次國之卿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謂王南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上建國必立三卿卿皆用義卿有善薦於諸侯於我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其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采蘋者樂循法也是故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同上卿為上擯聘我卿非君命不越境左莊二十七年八卿和睦必不棄鄰義八年子卿一位孟萬章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亦同上

（譬喻）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左如

九年中階星為卿前天文志三台生

反說

張 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前以黜傳

卿士

名君事鑑

十 卿士執雉書舜典五陽惟茲三風

子降予卿士實維何衡實左右商王詩長發謂天生賢佐也上文箋湯問於伊尹曰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列士之事常在於義又問古者所以立九卿列士者何也對曰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說苑臣術篇又曰奉璋執三髮士收官曰指獲士卿士也上文箋武王卿士惟月書供範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也又佐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歲月日者言皆无改易上文賦成王戒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勳周官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

解于位民之攸歸詩假樂宣王赫二明二王命卿士詩

名臣事鑑

宋中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請宋仲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詩

高帝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動在王室藏於盟府左傳五年

羣書事鑑

史昔明王在上卿士遜位後至莊傳

反說

卿士師二非度書微子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休題

賢佐左右佐王

大夫

名君事鑑

史大夫執鴈書舜典注日宣三德夙夜浚

德早夜思之頌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士文也陽問於

伊尹曰卿大夫其相去如何對曰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大夫之士常在於仁又問古者所以立九卿大夫者何

也對曰大夫者所以參五卿也謂死臣 **禮記**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寺

命中 **文王**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且德

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

羊之華素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純素絲

五絨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詩羔羊羔羊之純素絲

之服也羔羊 **文王**太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鴈執春

典命王之大夫三命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

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礼仪各視其名之數 **樂師**凡

射大夫以采蘋為節 **鍾師**凡射卿大夫奏采蘋 **巾**

車服車五乘大夫乘車 **司常**辨九旗之名大夫士

建物 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戎也 **上文** **司**

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 **華春官**射人掌

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卿大夫西面 **上文** **以射** **法** **治**

射之儀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

射之儀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

節二正音征司士王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弁師卿

大夫之冕章弁皮弁一經各以其等為之並夏官大夫

禮再就用玉八上文注掌客大夫无子男之礼秋官大

司寇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同作而行之謂

之士大夫考工記玉人案丁有二十寸大夫純五出案王

節案也同上晉声子還楚子亦与之語且曰晉大夫与

楚孰賢對曰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左襄二十六年晉

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喻也有趙

孟以与大夫三十年晉爵五大夫前惠帝紀五大夫第

九爵也上文注宣帝黃龍元年詔朕數申詔公卿大夫

務行寬大前本紀永光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好惡

不同或緣奸作邪侵削細民本紀

名臣事鑑

孟公明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

得久留內任東海太守前本傳

夫諱十四為中大天以數切直諫不

聖賢事鑑

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誾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徒行也

書圖聯珠

大夫之制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詔曲禮大夫上下公門式路馬同上生

大夫之制

大夫三席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廟而三

夫祭五祀記王制大夫五介乘車七乘擯下禮有以多為貴者巨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下大夫五介五牢席大夫再重禮器天子之堂九尺大夫五尺同上大夫毋百雉之城史孔子世家

大夫冕服狐裘蒙戎

大夫狐蒼裘詩燕立禮有以文

為貴者天子龍衮大夫黼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禮器

大夫爵視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二於諸侯之國者其祿

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記王制

大夫之制

古者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其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采蘋者樂循法也是故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

羣書事鑑

造命升萬能賊師旅能警山川能說喪紀

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夫定之方中注

子子干旄注大夫之旄詩于旄大夫夙

退碩大夫七十而致事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

老記曲禮大夫脩二曲禮田天子之大夫視子男王制

天子立六官二十七大夫大夫五人次國下

大夫五人小國下大夫五人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

監於方伯之國三三人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不過一

命同上大夫有采以庾其子孫禮運大夫以法相守明

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祭義

大夫規誨年表十四年大夫不失守莊十二年晏子曰
大夫不收公利昭二十六年大夫有貳宗威二年聘
大夫受命不受倖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安國家者則專
之可也公羊莊十九年大夫无遂事公羊成八年天子
歲內大夫有采地者謂之褒內諸侯穀梁定四年大夫
國體也穀梁成公六年爲股肱也見上注力天下有道
則政不在大夫語季氏非先主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
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經卿大夫章
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明志意修臨官治
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我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苟榮辱下賢使之爲大夫同上田大夫進謀前貴而疏
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親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董
仲奇漢書二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同
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後朱穆傳
反說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礼也記郊特牲礼樂征伐

自太史出玉山希不失矣語十六三事大夫莫肯以夜
計兩方正幽土

太常卿

名君事鑑

唐虞伯夷

作秩宗典三祀周則春

祖更名太常惠帝又曰太常景帝又曰太常王莽加曰
秩宗東漢又曰太常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
太常卿其後因之徐堅初李詵宋百官春秋云成王宗
伯掌天地神祇祀春官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
帝更名太常前百官表建太常卿一人掌禮儀祭祀
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每晨試博奏其
能否後百官志周成秦已登尊號群臣飲爭功辭或妄
呼拔劍擊柱高祖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設綿施野
外習之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礼畢復置酒无敢譴
諫失礼者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貴也拜通為太

常賜金五斤史高祖紀通紀朝義帝拜爲奉常前收孫
通傳國書卽位從叔孫通重爲太常定宗廟儀法糖
選建元元年制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是以上古
前本紀宣帝曹褒知帝旨乃上疏宜定六制著成於
章下太常以爲一出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後本傳
言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凡
大祀則贊引有司攝事則爲亞獻唐百官志龍朔二年
改太常寺曰奉常寺武后光宅元年復改太常寺曰司
禮寺上文注

名臣事鑑

伯夷

太常古官云伯夷作執宗典三禮欽

今國家盛大社稷常存固稱太常侯官似
與太常者卽唐虞伯夷作執宗道典樂之任禮
與宗以少傅遷太常明帝卽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
與每幸太常卽令樂東面坐設几杖曾百官

巨野郁榮拜太常子郁亦爲太常有言君大小太常章句十一万言後漢書

善之

爲太常

拜太常

言礼樂當改作上

志本傳

爲太常

宗踐祚下令曰脩永清去繁行

爲俗表上卿居身服物盡身而已屋簷蔽風雨孤常造

其廬特以爲賜晉中只書

上迁

爲太常卿充

礼仪以郊廟礼久廢藉綰振起之唐耿柝

妻事畢鑑

律歷志

其法用銅取在大樂太常掌之前

朝服佩水蒼玉塊官志

太常社稷郊

時事重戰車

故號九卿之首言官無造云

樂卿太常卿也唐耿柝今

太常卿掌郊廟群祀任特隆李官儒林藝通礼祭者可以

居之官職負太常備樂和声以薦元結時政說

光祿卿

名君事鑑

秦漢

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按門戶武帝不

初元年改名光祿勳前百官表應邵曰光者明也祿者

爵也勳者功也百官表注

唐

光祿勳卿一人本注曰掌

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

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後百官表注五代史百

官志云至梁加卿字曰光祿卿除勳字後伐因之杜齊荆

掌者膳隋則全掌者膳不復掌宮殿門徐堅初李記

唐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酒醴膳羞之政糖百官

比於祀省牲饗饗廩廩祭則為終獻曰龍朔二年改光

祿寺曰司宰寺武后光宅元年曰司膳寺同上

名臣事鑑

魏

為光祿勳內奉宿衛以撫三部周密

祿勳位特進又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

賜祥異後本傳張勳為光祿勳常乘白馬故帝謂之白

馬生本傳

唐

宗為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強者飲

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嘆曰至

德清純如此孟宗別傳

司農卿

田

太府卿

名君事鑑

周太府卿周官也掌府藏貨賄事秦漢以下不置其官賧務所司分在司農少府矣

徐堅初李詔云

國士

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

其貨賄之入禮天官

太府爲主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

上文注

漢治粟內史掌穀貨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羲和後更爲納

言前百官表量者命合升斗斛賧在大倉司農掌之在

應志

大司農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謂

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後百官志

梁始置太府卿陳及後魏北齊隋皆因梁置之初李詔

周司農卿一人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惣上林大倉錫

府導官四署凡京師百司官吏祿廩朝會祭祀所須皆

供焉籍田則進耒耜唐百官志龍朔三年改司農寺曰司

緣寺上文住太府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一人從四品
上掌財貨廩藏貿易撙節京師四市左右藏索平七署
龍朔二年改太府寺曰外府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
府寺中宗卿位復曰太府寺上文住凡四方貢賦百官
俸祿謹其出納賦物任土所出定精粗之差祭祀幣帛
皆供焉同上

名臣事鑑

田延平為大司農坐所置都內錢三千万自
殺續侯書曰延平為大司農疏邊事能論議

數上便宜事太子器之

通典為司農開門却掃非

德不交同上

高祖以儒等召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

羣書事鑑

傳記維時大農爰司金穀揚雄大司農歲
大倉者司農也韓楊天文要集司農少府

國之泉也又隋書職官

鴻臚卿

名君事鑑

周鴻臚卿周官盛行人掌大賓客之禮杜

通典

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王莽改曰典客前百官表
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侯及四方歸
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諸王入朝掌郊迎典
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後百官志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
拜諸子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
祠上大鴻臚漢舊儀建武元年復置屬官大丞一人大
行丞有理禮貳四十七人主齋祠擯贊充賓之禮東觀
漢記云鴻臚本故典客事掌賓禮武帝時更為鴻臚鴻
臚大也鴻臚序也欲大以禮陳序於賓客也韋昭釋名
國鴻臚寺卿一人從三品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通典百官
龍朔二年改鴻臚寺曰同文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同
賓寺上文注

名臣事鑑

郭况

迁大鴻臚卿帝數幸其第命公卿諸

侯飲燕賞賜金穀肆帛豐美京師号况家為金穴後郭
皇后紀漢書為鴻臚卿待諸外國約故事皆有常準此
規律漢書為大鴻臚卿始南陽曲陽縣人必宿德在
官前為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称敢故鴻臚中為之語曰
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如卿畧

宗正卿

名君事鑑

歷代宗正卿周官也秦漢因之平帝更名

宗伯王莽改為秩宗東漢復為宗正晉曰
大宗正五代史百官志云至梁加卿字除大字曰宗正
卿北齊又加大字隋又去之初李密國受命封建宗盟
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乃唐宗中之
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宋百官志春秋宗正卿周官小宗
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通典宗正時昭伯入為宗
正前百官表注宗正秦官掌親屬則百官表宗正秦
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叙九族通典宗正卿一

大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
親屬遠近郡國歲因奇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以
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中央後百官
元始四年更名宗伯前百官表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
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
焉選有德義者為之有寃失賊者宗師得因郵亭上書
宗伯請以聞通典宗正統掌皇族宗人籍籍稱皇
宗唐百官志武德二年置宗師一人後省龍朔二年改曰
司宗寺上文佳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馬寺同上

名臣事鑑

司馬

字子政元帝時蕭望之周勃為同宗

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為宗正東漢後記

司馬

以

太僕卿

名君事鑑

周

太僕周官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出

入則奉太僕則奉小駕則御統以書記
之服位出入王之太命建路故于寢門之外礼夏有王
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同上穆王命伯冢為周太僕正
書京命太僕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
也前百官表注應邵云太僕秦官掌馭馬上文生
職太僕卿掌五馬天子每出奏駕上兩簿用大駕則批
馭後百官志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馭牧輦輿
之政唐百官志凡監牧籍籍帳感受而會之上駕部以
考課同上永徽中改太僕寺曰司馭寺武后光宅元年
改曰司僕寺上注

名臣事鑑

具侯

為沛公太僕常奉車自初起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牟侯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文
帝復為太僕前本傳

田

為太僕卿出上問車中幾馬

慶以策數馬奉手曰六馬以辭事記宗字次孫為太僕朝廷聞彤素清有道而衣无副續漢書侍守為太僕造象輿歲三目魏志回象字子尼為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積故宗族以素儉自守同上

郎官門

郎官

郎官

名君事鑑

郎官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諫郎中郎侍郎郎中郎皆无負前百官表五官中郎將一

入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无負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後百官志光祿勳卿一人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省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同上尚書郎主作文書講經史直於建禮門內握蘭含香趨走丹墀應劭後漢書代漢書汲黯曰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前本傳武帝時漢方事匈奴卜式上書願

輸家財半助邊上召拜爲中郎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
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而牧羊三肥息
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上嘉
先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後本紀光武數引公卿
郎將列于禁坐廣永民瘼覲納風謠備東序
明館陶
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
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必難之本紀
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聚訟以杖撞之松走入牀下
帝甚怒疾言曰郎出郎出松曰天子穆二諸侯皇主未
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鍾離意傳
宋元七年詔
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二十人旣而悉
以還郎出補長和本紀復郡國上計補郎官引三省
郎召見禁中同上
宋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
選孝廉郎寬博有謀信曰行高者出補令長丞尉本紀
晉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封奏其姓

名以補之五百職官志

宋

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練白綾後

或以錦練爲之給帷帳鮮輿通中枕給尚書伯使一人

女侍史二人比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煖護衣服奏事明光

殿以粉塗奩下賢烈士以丹朱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

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諫官

唐**昭宗**姚崇嘗於殿前亭次郎吏帝左右顧不聽其語

崇拜三三三之卒不答崇躍趨出高力士曰陛下宜與大

臣裁可否今崇敢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我

任崇以政大事當與矣至用郎史崇顧不能而重煩我

耶唐姚崇傳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愚謂

凡不麻都督刺史皆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張九齡傳開元中詔郎官欽擇每

任縣令者得吏序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

貞符傳

名臣事鑑

馬以孝著爲郎中長事文帝二輩過問

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告本傳張璠以貴為騎

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本傳以獻車為郎事文帝

醉諫无他景帝幸上林詔參乘上以為兼患无他勝

本傳同書明初上召問相如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

賦奏天子以為郎本傳湯璠初雄自蜀來京师大司馬

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

除為郎本傳除為郎中給事尚書每引進帝輒顧

左右曰佳乎吏也後本傳田鳳為尚書郎容儀端正入

奏書靈帝目送之因隨柱曰堂二乎京兆田郎三韓快

魏宗入為尚書郎時欲少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

吾即其人也漢被而出同寮素无清論者咸有提色談

者稱之晉本傳自尚書為侍御史舊郎官轉為

此戰世謂南奔本傳自尚書為侍御史舊郎官轉為

旅謙兄季武同特号三列宿本傳太宗正觀中与弟

夏書事鑑

時郡国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

見郎七百餘人幣藏空虛浮食者衆宜絕橫拜以塞壘
顧之端後楊秉傳感帝朝郎吏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
吳志孫權傳史叨陪錦帳坐杜呈送湖南謝友詩漢百
官志志云郎官有錦帳上文任並命登仙閣分霄札闕
太官供伯膳侍史護朝衣冠勅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
朝題崇柱三台有光輝休在期蘇史道直自持振路爲齊
飛日迂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情覽各披雲吾得廊廟
奈嗟爲史閣分遠役兩斗外遙仙列星受尊味道聞崔
馬立拜亭亭即詩史黃郎日暮入對青瑣拜史藉以

壁龕

太微宮後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史天官書郎

位十五星在帝位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三省
郎中是其取也郎主衛守也晉天文志楊秉上疏曰太
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宰百里史楊秉傳感帝
上雉列宿三列宿腹心並見前

反說明帝撞郎見君內十年不得調見臣內

休題

三省

衛守

奏事

更直

積星

參乘

大理門

廷尉

名君事鑑

秦置廷尉秦官掌刑辟前百官表願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上注有正

左右監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王莽改曰士同上
漢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平獄奏當所懸凡郡國獄罪皆處當以報正左監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掌平決詔獄後百官表
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前漢書後傳其後人有盜高帝棺生剖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當棄市上怒欲致之族釋之曰法如是足矣張釋之傳釋之後爲廷尉上行出中用橋有一人從橋下走梁與馬改焉捕高廷尉釋之奏化四時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所

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者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同上。又臣山景帝五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知獄官有上下獄疑者，謝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本紀宣帝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侵深是朕之不德也。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入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還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刑法志：緣郡太守鄭昌上疏：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路溫舒上疏：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並同上。

名臣事鑑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楊
淵騫、文帝即位還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
民是以刑罰太急，自有刑錯之風。前刑志：周亞夫見釋

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張繇之傳曰昔見名臣事繇于定國超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謹審之心朝廷稱之張繇之爲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虧定國黃霸宣帝在民間聞黃霸特法平召爲廷尉正數次疑獄廷中稱平不傳宋譚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識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吏謂曰廷尉今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票曰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議則出失事吏以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與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不必能然即與條白焉博皆召掾吏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材疏略過人也

刑部

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於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

一事矣之事皆施行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後本傳郭
氏自洪後數世皆傳法祥子孫至廷尉者七人郭頌德
論曰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
庶於勿愆者乎 贊曰國師主刑人賴其平並同上
國師和帝永元六年為廷尉性仁恕及為理官數疑
獄親自為奏務從寬恕帝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
敝於此少衰本傳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三
世廷尉為法名家郭躬傳北後魏清外寬柔內剛直
為廷尉宣帝嘗教鑿有所降恕者執而不從曰陛下自
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北本傳

羣書事鑑

史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其
獄同制故稱廷尉前白官表注

反論

今之獄吏以刻為明此獄刑所以多也臧州法
張湯為廷尉所曰即上意所欲臧予監吏深刻
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蒙必廷文可

詆卽下戶羸弱時曰言雖不致法聽上裁察於是往二
釋湯所言本傳周爲廷尉而善伺候上所搭者因而
陷之上所欲釋父係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
君爲天下決平不備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二者
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爲律後主所
是疏爲令當時爲是荷古之法乎本傳

（休題）

掌法 主刑 持平 明法 決平

大理卿

名臣事鑑

張鑑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張鑑
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諸囚聞其迁皆
泣其得人心如此唐書傳傳累迁大理卿高宗嘗錄
囚徒臨占對无不哀帝善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
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
紛訴不已獨臨所訊无一言帝問其故荅曰唐婦斷囚

不究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固當如是乃自述其考曰
刑如死灰心若鐵石舊本傳

大理少卿

名臣事鑑

贊時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

數矣參知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適言若湯泉唐李傳
徐勇爲司刑少卿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係不可阿
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
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
之備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
下无冤人今有功斷獄天下亦无冤人然釋之當文帝
時中外无事守法而已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
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如過當于張盧若虛
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能全仁恕垂千載未見其比
張盧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自冗官推

方面皆自謂下迂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
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

為騷僕云似若水傳

大理正

宋為廷尉錄珍之為大理正寺中語
曰史定嫌疑錄珍之視表見衷朱世乾時
中二絕宋世乾傳文帝時歷大理正時
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問上
綽諫曰此人不當殺上曰不問卿事綽曰臣
不以臣愚置在法司欲妄殺人安得不問臣事李德

太季新增合璧臨珠万卷首集後集卷之二十五

將帥門

五十七

將帥

新編六條

金鑑

漢帝法文昌以命將征不服討不戢又將

軍其將皆命卿士文住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之將率遠

師以備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詩采薇文王命其

將成役禦西戎北狄上文日出車勞還率也

曰王人何上何下太公曰无智畧推謀而

以重節重節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神天公國凡率兵帥師以將為命因能授職各取所長

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人以應天道六韜武王問太公

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
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明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
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
三武六親以三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書周官凡
制軍方有一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三帥皆
中大夫五百人爲旅八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一長皆
上士二十五人爲兩二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八皆有
長札夏官司馬序宣王有嚴有盟在武之服詩六月言
群帥有威嚴者上文注文武吉甫方邦爲憲同上言南
大將也上文注文叔仇止其軍三千師干之試采邑方
叔元老克壯其猷同上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壯文
武夫謂二司馬武夫仇二江漢之師王命召虎式辟
四方撤我疆上同上赫二明三王命卿士南仲太桓太

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常武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以其南仲為太祖者今太祖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相者上文宣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王使大夫東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上文宣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闢如城虎鋪屯淮濱仍執醜虜並同上嚴尤曰常聞宣王時猘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不境而還其視我狄之侵蠻獫狁之整歐之而已前漢書傳魯僖公矯二虎臣犄狁漢高祖使諸將略地前李紀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封各千戶漢王遣鄼食其說魏王不聽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免賢不能當誰嬰步卒將誰也曰頭陀曰不能當曹參吾无患矣並音向相就楚楚騎來眾漢王擇軍中可為

騎將者皆難故秦騎士李必駱甲王欲拜之必甲曰臣
故秦民以軍不信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乃拜
龔嬰為中大夫擊秦陽大破之惟服得漢王之將獨信
可禹太事室一面張良傳漢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
十人何聞信亡自追之一二日何來謂曰諸將易得至
如信國士无双王必欲王漢中无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非信无可計事者王曰以為大將何曰今拜大將如召
小兒此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釋曰吾誠設壇場具
禮乃可僕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二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韓信傳上嘗與信言諸將能各有
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十萬上曰
如公何如曰如臣多二益辦耳上曰多二益辦何為三
我擒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二此乃信所以為陛下
擒也同上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有兵事文
帝紀文帝十四年匈奴寇邊殺我北地都尉叩還三將軍

軍龍西北地上郡中尉高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
車騎將軍二謂北車千乘戰卒十万人上親勞軍勤兵
申教令賜賅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諫
上乃止死是以京陽侯張敖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蕭
內史梁布皆為將軍擊匈奴本紀文帝後六年匈奴大
入邊以宗正劉礼為將軍二霸上祝茲侯徐房為將軍
軍霸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二細柳以備胡上自勞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
之細柳軍二士吏被甲銳兵刃張弓弩持滿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
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二持節詔
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
曰將軍為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
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礼見天子為
勳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礼而去既出

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直將軍矣卿者霸上棘
門如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外亞夫可得而犯
邪絀善者久之周亞夫傳帝問馬唐趙將李齊之賢唐
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乃拊髀曰嗟乎
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急須收不
能用也上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
者選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闕以外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失從外歸而奏之今聞姬尚為雲中守
軍市租足以給士卒是以匈奴使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致甚眾上功累府言不相應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三之吏削其爵繇此言之豈得
頗牧不能用也帝詔令唐持節赦姬尚復以為雲中守
馬唐傳揚子以為孝文親謂帝尊以信立夫之軍肩為
不用頗牧彼將有徵云尔同上黃泉鑄言兵事益以優

郭之良弱分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
明約將之平傳陛下幸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同上三言兵事
元光元年李廣為驍騎將軍
屯雲中往不識為軍騎將軍屯鴈門二年詔單于待命
加邊今欲率兵攻之何如王恢建議宜擊韓安國為護
軍將軍李廣為驍騎將軍公孫賀為輕軍將軍王恢為
將屯將軍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
匈奴入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
出代輕軍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
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詔曰聞者匈奴數寇邊境故
遣將抗師古者兵振旅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
過也教令宣明不能忍力士卒之罪也元封元年詔
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士一部將軍親帥
師焉並本從閩越與兵擊南越上大發兵徵兩將軍誅
閩越肅助儆匈奴右賢王侵擾朔方令衛青等將兵擊

交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天子使
二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衛青傳將率則
衛青霍去病公孫卿貴程不識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
屯及出擊胡而廣行无部曲行陣就苦水草頗舍人人
自便不擊力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程不識一部曲行伍甚陳擊斗中吏治軍簿至明不
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廣卒犯之而其士亦俱衆爲之
死我軍雖煩擾廣亦不得犯我李廣後大將軍秉銳軍
于奔幕黑騎抗旌昆邪右姓然軍使曰程奇不對皇帝
詔曰孝武皇帝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道平氏是昆明
南越百亦驚風秋寒宣帝紀宣帝先零背畔趙充國將
騎屯備時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
對曰亡踰老臣矣上遂問焉曰將軍度虜何如對曰臣
願馳至金城面上方畧充國捕得生口言先零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軍來年八九十矣言爲兵公欲

臣得郎充國傳曰王常歸光武光武謂

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為侯景將軍後李愔光武敕曰赤眉吾折筆管之非諸將愛也鄧禹傳敕異曰三輔元二塗炭无所依託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有諸將非不健闘然此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為郡縣所苦異所至布威信群盜皆降焉異傳鄧禹鄧洪寺要焉異其攻赤眉大為所敗与壁下數人始當後收散卒与賊約戰使壯士變服与赤眉同伏於壁赤眉悉眾攻異異與賊大戰伏自卒起衣服相乱赤眉大破於峭壁至垂危異曰赤眉破乎士吏勞苦始重垂翅固終能奮翼而能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異朝京師帝謂公卿曰異我起兵時王薄也為吾拔荆棘定關中拯同詔景奔進討張武奔出兵大戰破之帝謂公卿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其功又難於信也。景公并濟公孫述拔荆門虎牙橫江水
起浮橋以拒漢。吳彭越攻不利。其拔江數千艘。與吳
漢發江會荆門。帝報曰。大司馬習步騭不曉水戰。荆門
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
上賞。於是偏將軍鄧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解逆
流而上。直衝浮橋。因飛炬焚之。橋燒崩。吳軍敗。吳軍順
風並進。蜀兵大亂。吳武陵軍冠冠臨沅。馬援請行。帝
慰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遂殺
頭。時以示可用。帝笑曰。髮燦哉。是翁羽也。遂遣將四千餘
人征五溪。馬援傳吳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
八克。吳漢傳。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墮懼失
其常變。漢意氣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
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季強
以意。隱若一敵國矣。每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
嚴之日。故能常任。臣以功名終。同上。光武南定河內。難

其守問於鄧禹曰諾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
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
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
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庶糧悉房士馬防遏
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恂移書屬縣請兵并射收租給軍
轉輸不絕寇恂傳杜詩上疏陛下起兵十有三載將帥
和睦士卒安樂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
房士卒之沒比於宿衛則戍士自有杜詩傳賈復北度
河又光武於潁人因鄧禹得召光武討之禹亦稱有將
帥節除復破虜將渠盜賊復馬融光武解左驂賜之
官屬以復後來調湖鄧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
威方任以賊勿得復除賈後將帝召諸將議兵事曰即
最強死焉以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尉笑曰
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懷復擊鄧連破之月上論中
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准岑彭馬武建方面之号自出

谷以西方城以西南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馬援之不伐
岑公之義信乃足以威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業
終全其慶也上論中興二十八將則世以為上應二十
八宿未之詳也然威能威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
亦各志能之士也惟馬援獨以椒房之親而不與焉馬
武傳云威臨天下我獨畏其精膽辟即賞其壯其誠
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玩兵之日藏官馬武之佐扶鳴劍
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藏官馬武之佐扶鳴劍
帝思中興功臣乃省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
首本紀
永平元年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拜
馬武為捕虜將軍將兵追擊大破羌衆皆降馬武傳
安帝詔曰三公特進侯卿校尉李武猛堪將帥者各五
人本紀
後漢書
曹家制度每征伐專將帥責成功唐白
居易詩
太宗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楊
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唐冬我周勣守并

突厥不敢南資於長城表矣李勣傳江南皇帝時
乃趾公拓之皆育也韓白衛霍何以加李靖傳
暉冠邊詳謂侍臣曰李靖能後起為師乎靖往見
齡曰吾史老尚堪一行而意以為老每道行軍大
突厥部落國畔李靖率勁騎趁黑陽嶺頡利可汗大
營靖縱謀者因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帝曰靖以騎三
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涼吾渭水之恥矣
帝將伐遼召靖靖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蕃
渾惟高麗未服亦相意乎對曰往惟天威得効尺寸功
今疾坐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帝聞其老不許並立上
仁貴驍悍所向披靡帝望見喜曰朕至喜親老舊待
將薛仁貴帝欲討遼東褚遂良上言陛下健選一
二將討銳兵十五萬唾手可取昔侯景集李靖皆庸人耳
猶能擢為驍將突厥陛下止發數千示得歸功至明
日從陛下平天下虜千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庭下

所使相與自恃唐所以能威振東荒片大封域者亦
虎臣為之宗匠也至而行數千方里窮討殊閭匪
因田鹿豕然可謂遠道其才欲郭孝恪等皆贊
將與其威靈氣歟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
然躍而附之若拔橡梁柱以成大室又負履植各安所
施而无遺材諸將之謂邪然皆能礼法自全取其
洪基等傳贊攻遼東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
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通監西番吐蕃寇瓜州河西震
懼詔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督餘衆全故城版築方立
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誰可矢石相礮須健
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
去守珪殺兵擊賊之唐張守珪傳見唐史以張邊帥皆
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遇領不兼統功名者往往入
為宰相其四夷之將虽才畧如何史那社行契苾何力
猶不專大將之作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

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望
子則憂念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遇領兵諸將運
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
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
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於戰戰字族則孤生无黨陛下誠
以恩治其心彼必為朝廷死上悅其言如用安祿山
至是諸道節度使斥用胡人精兵咸感北述天下之勢
偏重平使傾覆天下皆出於李林甫專寵固位之權也
通鑑唐太宗純亡兵載帝命郭子儀迎取東都邊良將
分兵定河北子儀薦光弼為河東節度使以朔方兵五
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
思义出降史思明失勢遂退守光弼与思明相守四十
餘日遣使生旦急子儀引兵至常山与光弼合何朔
之民苦賊殘暴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郭崇庫至率出
自效攻趙城一日拔之十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取所

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與子以合擊惠明於嘉山大破
之軍占大城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全上
帝元帥領平王代宗率蕃兵十五方收長安李嗣
崇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以副之王思禮為後軍翌日
王師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啻今日復見官軍唐鄭
子以與子以出軍雲獲命將星擊舊史
以中丞張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東帝問諸將才否
度對李光顏又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奏破淮西
兵於時帝以受為知人裴度傳度請身督戰曰臣誓
不与賊皆存即拜淮西軍慰招討使入曰賊未授首所
无還期上李朔得賊驃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
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治為
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懇親釋縛
署以為將秀琳為懇求曰必破賊非李祐无与成功者
祐賊健將也其戰皆易官軍翹造史用誠禽而遂諸將

表吾祐請殺之類不聽以為客待益尊滅吳之朝表
必殺祐牙與其謀察者詔殺以還想二乃署六院兵
使山南奇材統士皆委祐統之由是始定能察之謀矣
李想傳李想曰陛下誠能遠邪度進直將帥擇士卒
勇矣才使又劉勣對策曰念保定之功在擇將相而
任之使修閭外之寄本傳

名臣事鑑

南史二詩山車赫二南仲振旅于襄陽上駟

王使南仲為將率上文義赫二南仲振旅于襄陽上駟
闔廡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而破強楚北威齊晉
名諸侯史孫子傳然言要嬰為援直曰其人文能附
武能威敵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打燕晉之師卒傳
吳起好用兵善事魏文侯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
克曰起用兵如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以為將本傳
梁羊毅先祖曰梁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梁毅傳

秦以趙二使廉頗為將秦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君子趙括將耳趙王使括代頗秦乃陰使白起為上將

軍擊之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二尽坑殺之本傳秦

將白起不仁奚為用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

白起太史公曰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去震天

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剪為秦將夷四國是時前為

宿將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本史白起尋黃泉

魏盛兵蒲坂震臨晉信然益為疑兵陽解渡臨晉而

伏兵從夏陽以木罌度軍襲安邑遂霸河東本傳

信擊趙兵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

空壁逐我若失入皮趙指幟立漢幟乃使方人先行出

背水陣大戰信走水上軍二皆殊死信所出奇兵即馳

入立漢赤幟趙軍亂走陳楚使龍且與信夾臨水陣信

乃夜令人為万余張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平渡陽不

勝還走龍且遂追以水信使人決壅塞水大至龍且軍
大半不得度即殺龍且並同上周田忌司馬嚭居以臥
中魏元忠上用兵封事曰軍无常勝有能否兵為主
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人則殄人敗國周亞夫堅壁
以挫吳孫司馬懿閉營以困諸葛此皆全軍制勝不戰
而却敵具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唐魏元忠集爲
上谷太守數与匈奴戰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桓村氣天
下无双乃從爲上郡太守前李匈奴入隴西殺太守
上乃拜廣爲右北平太守上報曰將軍老同之瓜牙也
振旅抚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上之力故怒形
則千里悚威震則万物伏昇以名告暴於夷路威被播
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拒殘去殺朕之所當於將軍也
廣在郡匈奴苦曰漢飛將軍避之致歲不入界同上霍
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對曰頭方略如何耳不至李右真法李右真爲人

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李古兵法通知四夷
本傳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
尤能持重爰士卒先計而後戰同上又見前宣帝燕成
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楊雄
即充國為畫而須之同上王鳳薦辛慶忌辛慶忌行正直仁
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持正本傳鄧禹亦
眉入長安百姓不知所歸聞禹東勝績克而師行有紀
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禹輒停車以勞
來之父老望推輒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各震聞西後
和解馬通曰方今何如烏孫尚據北邊欲自立請擊之男
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
兒女子手中耶本傳又見光武帝為將軍取士皆
用儒術趙壹設策必雅歌投壺本傳馬援為人謙退不
代行與道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出
為整者即所止金將並坐公誦功異帝獨昇木下軍中

号大水將軍

本傳又見光武類

南陽書

才於治戎為長

奇謀為短理民之幹操於將甲各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

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故蜀本傳亮出祁山以木牛運由

斜谷出以流馬運屢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

南

亮姓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

演兵法作八陣尚武得其要並同上

周書 蜀操於赤

壁乃取蒙衝圍臨矢以新草膏油灌其中敗以欲降諸

船同時放火時風甚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燭派

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

本傳

蜀志 十五六擊賊母蜀之

蒙曰不探亮死安得虎子

本傳

蜀志 雄壯威猛程昱

等咸稱飛方人之敵也

本傳

蜀志 為奮威將軍沒江

中流擊楫而誓曰祖然不能情中原而復降此者有如

大江

晉本傳與劉琨同

寢聞流雞鳴蹴躐竟見曰此非惡

吉也因起拜祖逖傳

唐書

賈於長城觀前君內太宗

勦具用兵多籌策料攻唯變皆助事機及戰勝必推功

于下得金帛尺散之士卒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全上
卷之六 掌諸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
作章句隨其言轉輸虎每與論兵而嘆曰可上語孫吳
者非斯人尚誰哉本傳 國志元 文德皇后葬于宇文二
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元曰軍門不夜開
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下不納比曉帝嘆曰其將
軍周亞夫何以加本傳 薛仁貴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遣
高延壽等兵拒戰仁貴待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
標顯持戟呼而馳所向披靡賊遂遁帝望見遣使馳問
白衣先鋒者誰答曰仁貴帝還謂曰朕舊將皆老矣
獨驍勇什闌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惡吏喜得驍
本傳時九姓衆十餘方今驍騎來挑戰仁貴等二千
三人於是虜衆擁背降轉討積比餘衆禽偽薛延陀
三人以婦軍中歌曰將軍三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
關同上 仁貴 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穩不生

事常曰平生為將抗眾而已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自
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隘築城堡斥地遠甚謂
俄為河西龍右朔方河東節度麻四將印勒兵番地控
制万里所出未有也同上
李光弼光弼嚴毅沈果有大
略青野射補王忠嗣討立烏使忠嗣遇之厚每伯將
能此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李傳光弼用兵謀定
而後戰能以少侵眾治師制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拍
頤諸將不敢仰視何与耶子儀齊名世称李郭兩戰功
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磨礪无所
更而光弼一易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同上
郭子儀收
東都帝遣其軍容迎霸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帝引至卧内謂曰何東事一以委卿吐蕃回紇等三
万掠涇邠乃召子儀屯涇陽身自率諸騎二千出入陣中
回紇怪問是雅報曰郭令公營曰令公今存天可汗其
存乎子儀使諭虜回紇曰令公誠存我得見乎子儀

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誓好如初

平傳

高崇文字平叔從高崇文平劍南收獫狁

陷陣出入若神益知名本傳元和中討蔡雅光頭為忠

武節度使詔以其廉當一面裴度宣慰諸軍深言光頭

義而勇必立功俄與白重霸破賊帝乃悅裴度傳

高崇文在鎮十一年虽无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

之良李傳**高崇文**劉闢反杜黃裳高其才俾率諸屯兵

討闢時頭功宿將人二自謂當選乃詔出皆大驚始崇

文異兵五千常若寇至一晨即滿受命反已出師命良

臧全无一不具過與元立有所逆旅七者者即斬以徇

李傳**高崇文**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

河上二叛相王季約制河南李希烈討闢反晟无積貲

輸糧振孤軍扼賊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有徒以忠

又感人故蒙與衆力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蚩

三王之佐无以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李贊

高崇文臨財

加每朝廷賜焉悉分士伍由是眾感發无不奮武宗喜
曰今將帥義而勇罕雄比者李傳鄭敵為國將帥使嘉穀兵五百号洪雷將李傳並唐

登書事鑑

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厉兵

御角力月工君子聽戰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守節師者又命于當受服於社左周二年行北六術五權

三至而處之以恭敬无煩夫是之謂天下之將通於神明矣荀彧大將民之司命在援有亡於其乎在魏也曹不疑提校為將曹魏元忠傳前无堅敵將帥樂也曹也曹將者國之輔也先王之所重也六公六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輔二周國必強輔國必弱子

壁壘

谷永上疏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前陳傳定賢武將國之心弩後陳雄開如虎隱若

一敵國並見上卷事因之爪牙任山拉石出入告

神賢於長城拔雷並見臣事監

反說

鄭有人刺文公也使高克持兵以禦狄于境文而不召眾散而歸詩傳人衛州吁用兵暴亂使

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无礼也擊鼓

趙奢之子括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趙相如曰

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琴瑟尔括能讀其父書而不

知合變也又趙奢傳曰趙不仁詳見前卷事監

能任屬賢將自將信傳郎禹說光武曰更始諸將

皆庸合崛起志在財幣乎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

忠良明知時勢慮遠而欲尊王安民者也後節禹傳蜀先

主臨費謂亮曰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謂不然以誤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畫壁夜亮出軍

向祁山以誤為先鋒去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

蜀馬良傳陳寔子大司馬因入朝言於帝曰國以

皆勇而无謀強於自用非緩急之材將爲國恥願陛下
詳之昔陳壽作書余觀德宗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諸
鎮兵皆屬全義无它方略矣余嘗監軍田叔攻戰臣官
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訐豈不能決唐李德裕
曹瑄疏曰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
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魏志陳思王指傳夏官不知
兵籍止於奉朝請頭六軍不主兵事止於表裏階軍容合
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威直戴武弁嬖文吏如仇覽
廷一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致除兇逆而許
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
閭唐劉禹符文京謂口尚乳具非其所長並見前

休題

良將

國輔

示戎

瓜牙

心營

掛敵

名君事鑑

漢史記晁錯言兵事兵法曰有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

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前本傳晉太祖建武功而得良將五子為死晉太祖建武功而得良將五子為死晉太祖建武功而得良將五子為死且謹擇良將示以誠信杜預傳

名臣事鑑

吳起安東市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煩所任宋不取敵得之國強失之國亡是謂良將

兵機頻傳

宋不取敵得之國強失之國亡是謂良將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

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羣書事鑑

史良將助守要害之處信古語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前賈誼過秦請寇賊未平須當

良將晉賈誼傳得良將之統軍如已以及人推恩而施惠三略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謹之良將重之此安國全軍之道同上

贊

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法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不可追留如丘山可

瞻不可動抱朴子

名將

名臣事鑑

項籍

項籍傳字文羽宜謂所親曰自古名將

惟以項籍

起項籍責項籍去公病為美談項籍字文羽傳或問

近世名將曰若條侯周勃項籍之守長平項籍冠軍項籍

之征伐博陸項籍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故之

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興口血刃皆所不為也項籍謝靈運

李廣武帝時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

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項籍李廣傳項籍太宗嘗

曰當今名將即李勣道宗元万微而已唐書萬微唐書唐
與其名將曰李勣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勦功帝
藉云云世言清精風角鳥占雲侵孤虛之術為善用兵
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李勣傳王
忠數言景山且乱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罪應死哥
舒翰請以官爵贖罪貶漢東郡卒後知忠嗣言當世号
為名將本傳

世將

名臣事鑑

趙其先趙奢為趙將号曰馬服君子孫
因為氏後馬援傳家世為秦將不

項氏陳嬰者東陽少年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嬰女為王嬰
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二將家有功於楚今欲幸大事
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以其兵屬項梁前
項梁傳梁今東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
然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棄以功名自終將其

用兵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後本傳陳事出為邊
將威帝拜為度遼將軍本傳陳事出為邊
貧賤不聞其家世將帥也唐魏元上封事陳機祖
遜吳承二相父抗吳大司馬父祖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
表晉陸機傳

反說

曰陳勝反秦使王剪孫王翳擊趙或曰商秦

之名將也今特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卒之不
笑若曰不然夫為將三出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今
王翳已三世將矣居无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翳
王翳軍遂降諸侯史王翳傳
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前李廣贊

儒將

名臣事鑑

曰相陽伐桀升自而遂与桀戰于鳴條

之野書湯誓

曰元老克壯其猷詩采芣

邵毅晉侯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邵毅可臣亟聞具言

矣說礼樂而崇詩書又義之府也礼樂廢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邵毅將中軍左傳二十七
年晏子孔子曰不出博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家語出節廉
齊景公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乃与鄧禹票甲兵崇儒
李帝深然之後本傳**宗**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廟奏置五經大夫虽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礼悅樂守死善道者也本紀
伏愿父為名儒湛少傅父業時賊徐異恐據富平連攻不下唯云願降伏公帝遣到平原與卿降湛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礼樂政化之首願節猶不可違
張少師事李歐陽尚書為巨反燒度遠將軍門與安坐惟中与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本傳
馬日碑蔡邕楊彪韓說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傳記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

巨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本傳張角爲人質直
尚節李將兵帥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
之功本傳張角氣力壯猛虽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尤
曉邊事有名北方本傳張角与石廣元徐元直孟公
威等俱游李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三國蜀
本傳張角選破虜將軍屯合肥典好李問貴儒雅不与
諸將爭功礼賢士大夫恂二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魏
志李傳張角爲將愛衆士卒手不釋卷本傳張角治軍
故正頗禁令必行軍在軍陣手不釋書又善談論能屬文
辭思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也吳志本
傳張角孫權謂呂蒙及蔣叔曰卿今並當掌軍事宜
李問以自開蓋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
權曰孤豈欲治經爲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急
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蒙始就李篤志不倦後
魯周過蒙家言談拊掌背曰吾謂大弟止有武畧耳今者

李識吏博非云下阿家自家傳正孫單子孫治為丹陽
太守齊陰人馬普篤李好士掾厚札之使二府將吏子
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李官燕食講肄是時皆以軍務
為事而掾好樂墳典至在戎旅誦聲不絕單傳杜預
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必居將率之列晉書
杜預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与相然為友聞欲被用与
親故書曰吾杖戈待旦志泉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看鞭
在晉陽為胡騎所圍城中窘逼无計琨乃乘月登樓清
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遁歸向曉復
吹之賊並奔圍而走本傳
裴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
被甲本傳
裴以儒者号知兵自蜀石谿四鎮其間
綿地幾万里山川夷阻障寒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
敵未嘗敗唐本傳
裴渾瑊与吐蕃會平凉是日帝詔
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无
虞患渾瑊曰夷狄易以兵制難以信結帝变色曰渾瑊生

未達邊事及半韓游環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
大驚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万里情乎益礼異
之本傳賊將王璿率眾三万來攻鄯使唐弘夫設伏
以待璿內輕敗儒柔縱步騎鼓而前敗伏發殺賊二万
級禽璿子斬之威動京師帝聞捷曰朕知敗不斥儒者
之勇乃尔本傳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鄯接
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鄯
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即拜河西安撫使誠到軍選
吏懷謝羌人皆順向焉本傳

聖賢事鑑

孔子

定公与齐侯會于潁谷孔子攝相事

有文備至會所來人以兵劫定公孔子曰兩君為好商
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齊君所以會諸侯也齊君心作
齊侯歸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鄯詔相魯焉

聖賢事鑑

孔子

如用真儒无蔽於天下鄯見文權前

失詩流塞上得国宝杜遠長孫侍御詩

將兼文武

名臣事鑑

得周文武吉甫万邦為憲詩六月

景公召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安本傳
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年
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次到翁歸對曰翁歸文
武兼備唯所施設前本傳
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馭眾之才後本傳
詔曰將軍文武兼賢本傳
入相臣不如李勣唐王珪傳
孤軍深入万里兵不血刃可謂文武兼備本傳

休題

修文

李問

有名

馭將

新指二條

名臣事鑑

漢高祖

上嘗占韓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

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方上曰公何
如曰如臣多二益辦耳上笑曰多二益辦何爲二我擒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二前本紀曰李衛公問
對太宗曰漢高祖能將二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
故如此李靖曰臣觀列項皆非將二之君太宗曰光武
中興能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光武善於將二乎李靖
曰光武獨能推赤心用柔道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
此論將二之道於光武得之七書同駕御之術惟云
祖尺之黥布歸信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
悔來欲自殺出就食張敖食從官如炭王居布又喜過
望武帝路則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謙人畜之此不
得不絕大漠而盡軍仇也蜀先王與關羽張飛同卧起
而猶人廣坐待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唐李德裕
與僖宗唐僖宗曰卿言李勣能兵法可用否非朕控御
不可用也七書將陛下所与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

備鷹犬之用无威畧振主如韓彭之徒進駕御者唐馬
周崇儉雖不設籠檻以觀遠遠之致不頓轡鎖以極權
奇之變呂溫動臣贊序

羣書事鑑

六帝王之任英傑皆須折之以氣結之以

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礼克則怨
不為用唐李德裕英傑論夫御英傑使往將与見道德
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同上君王自神武駕馭必
英雄壯詩

譬喻

或曰子御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

反說

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讎

有不戢自焚之患唐陸贄奏論德宗因狙詐作敵見前

譬喻

體題

控制

操執

操縱

任將

新續五條

名君事鑑

國

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

有進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
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
命太史卜者三日之太商饋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
入商門西面而立將入商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鉞持
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鉞持
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六韜曰
何曰隣信國士无双必欲拜之當設壇場具礼乃可王
許之人二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刀信也一軍皆驚前韓
信傳項王使武陟說信使反漢与楚連和信曰反王授
我上將軍印予我数万眾解衣二我推食三我言聽計
用夫人深信我背之不祥同上漢王問吾將捐關必東
爭棄之誰可与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与項王有隙
彭越与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從王之將獨韓信

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則楚可敗也通鑑
高祖加**文帝**帝問唐曰吾居代時高祖數為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齊高
不如廉頗李牧為將上曰吾得頗牧豈憂匈奴哉唐曰
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良久召唐問曰公何以
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
於外歸而奏之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用享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後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前馬唐傳自黃漢文帝不知魏
尚之賢而囚之知李廣之才而不用乃嘆其生不逢時
夫以李廣之才天下无双時方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
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思頗牧焉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
用也唐魏元忠封事**唐**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
出討居坊諫曰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唐

白居易傳

太宗

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无道善任將必

其功盖黃帝之兵也突厥傳贊李彥秀家故藏太宗賜
靖詔書數函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李
彥秀傳唐太宗与李衛公問對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
齋三日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鉞
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靖曰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
卿談論而後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
權重矣又何異於致齋推轂耶書太宗与衛公問對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万徹孰堪大用靖曰
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万徹若不大
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
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同上
德宗 乘輿
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
章事兼朔方等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浚拜韓信
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尔節或以其多難注欲或戒須

首曰敢不畢力以對天子之休命唐僉

名臣事鑑

陳信信使人請於王願益兵三萬人請

以北李燕趙東擊各南絕楚之糧道西與

大王會於楚陽使王與兵三萬人遺張耳與俱前李

王猛謝安李靖謂太宗曰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寄晉非

任將擇材結全自固安能尔乎七書太宗李衛公問對

羣書事鑑

史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閭外

表腹心忠誠可任智謀可恃後鄭大範對李卓謂古之

資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閭唐陸贄奏議片任將帥公先

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同上

傳將法之說在手任人十書唐太宗与李衛公

反說

將有能否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人殄國

休題

魏元忠上封事知有不能用見君事鑑

注倚委寄注意

論將

名君事鑑

國史

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
有九材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故兵者命
在於將二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太公六韜漢高祖魏王豹反王以韓信曹參灌嬰俱擊
魏王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
信騎將誰也曰馮放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余賢不當
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他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
月信詩虜豹前才絕上管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
曰如我能將幾何詳見前將帥門又宗願問馮唐與論
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匈奴焚許算將帥門馮唐之
論將不然亦何以成名哉本傳唐太宗與李衛公問對李衛公謂唐
太宗曰凡將正而无苛則守將也持奇而无正則闖將
也七書

名臣事鑑

隋煬帝之在東宮嘗謂若弼曰楊

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何如
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意自許為大將
附本傳

羣書事鑑

傳記夫總文武者君之將也兼剛柔者兵

數分之一也七書論將篇

擇將選將同

名君事鑑

問太公曰王者率兵欲簡練英雄知

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以
之問謀以觀其誠四曰以明以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
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
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六韜武王問太

太公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者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者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異貌接武者名曰勇銳之士云云此軍之陳士不可不察也漢書是錯言兵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前漢書兵不全和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故兵法曰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害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同上前漢書嚴尤曰漢武帝選將練兵匈奴傳完項擾句西宣宗召諸邊事畢議後負古今條被荒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前者孰謂頗牧在吾禁近卿焉朕行唐畢誠傳

名臣事鑑

選將必審其奇能福文者選之或問故否曰帝命之人不足与功名本傳

羣書事鑑

史且欲與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史匈奴贊若夫擇良將享重而約敵還律必誅殺敵

外賞勇亡无日矣。周武王克殷，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閭外之寄。劉蕡奏文宗問曰：「文古之賢君，漢將而任分之以閭閻費奏，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同上備論。」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故聖將不可不察。太公六韜

兵略

用否

審察

去取

不輕所取

使命門

秦使

名君事鑑

而秦之

北天官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

山國

用虎節土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

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財用金節，道路用旌節。地官外史若以舊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春官司士。凡士通四方使，爲介夏官虎賁氏。簡四方使，則執士大夫若節，路不通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同上盛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秋官行人掌邦國傳遽之

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生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
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同上虞卿通致
使使燕從風而靡川韓信傳後二年詔曰問者四
叔並暴邊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轡道以諭朕志
於單于本紀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
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本紀天漢元年匈奴歸漢
使者使二來獻二年渠黎異國使二來獻並同上奉
使則張騫蘇武公孫弘傳宣帝時西域諸國新輯漢
欲安之還可使外國者韓增李馮奉世持節送大宛諸
國客至伊修城並軍與旁國共殺其王五年并漢使者
於是攻却南道與軌盟叛漢奉世遂以節告諸國因
發兵進擊拔其城諸國悉平威振西域乃罷兵以聞遂
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
馬家龍而送上其甚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宜加
爵賞爾望之獨以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助功不可以

爲後世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刻于邊發兵要巧方
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有反封上善
之以奉世爲光祿大夫爲奉世傳明帝八年初北匈奴
遣使求和武帝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其庭虜酋令
拜衆不爲屈單于怒圍于閉之欲脅服衆三拔刀自
單于怒而止乃更遣使隨衆還帝後遣衆報之上言臣
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卑于毒恨令復衛命必見陵折臣
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擅殺獨拜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
上言固爭詔責衆追還除其封會赦偏家後帝見匈奴
來者問衆與單于爭札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
勇雖弱武不過乃復召爲軍司馬後鄭衆傳十六年賓
固使司馬班超與從事郭衡俱使西域超到鄯善王奉
超礼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官屬曰此必有他虜使
來乃召侍胡諺之曰匈奴使來今安在侍胡皇恐具服
其狀施乃僮吏士三十六人曰卿曹与我俱在絕域虜

使繼到而王禮敬即廢如令鄰善以吾言使匈奴骨
長為豺狼食矣不入虎穴安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
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少必大震怖此虜則部害
破膽功成事立六衆曰當與從事以知曰從事文俗吏
聞此必然而謀泄恐逐將士奔虜營順風縱火虜衆
驚亂斬其使及從事明日乃還召鄰善以虜使首示之
一國震怖後班超傳于賓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
六十五載乃復通焉西域傳唐太宗突厥攻太原詔鄭
元壽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各中國元璿隨語折
无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額利曰突厥
得唐地无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
重幣一歸可任額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
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咸唐
元壽傳帝將伐高麗易為使者人皆憚行將儀舊曰以
天子雄武四夷畏威最爾國敢尚王人有如不幸國吾

死所也遂請行爲吳商支所囚以兵脅之不許內爲堂
中高懸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爲幽州司馬
將軍廣嶺南酋長馮盎久未入朝上命發兵討之魏謩
諫曰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若違信臣示以至誠可不
煩帝服上遣李公旌持節慰諭之盎遣子入朝上曰魏
謩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士方之師

名臣事鑑

行人

子

脩飾

之語

十四

行人

掌使之

文

侯

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又王之三又不拜歌
鳴之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負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
拜其細何礼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尊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問文王兩君相見之義也臣不敢及屢鳴君所以
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皇三首垂君教使臣曰必報於周以聞之訪問於善爲
俗三親乃詢各礼爲度咨事爲善咨辭爲謀臣獲五善

敢不重拜左史四年知武子使行人子貞曰君有楚命
亦不使一介行李往十寡君各八年一介獨使也行李
行人也上之往也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趙主
如秦璧西入秦相如秦璧秦秦主相如見秦王尤
城乃使從者左鴻懷璧從徑道亡歸于趙秦主引
相如相如曰臣令人持璧間歸至趙矣秦王因厚遇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
史本傳趙主相如曰臣令人持璧間歸至趙矣秦王因厚遇之
七十餘城前通傳曰酈生一士伏軾程三寸舌下齊
尺之幸以法益二必不敢不聽也傳曰酈生一士伏軾程三寸舌下齊
之奉使也批節收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
揚則酈生高才以郎應募仗月氏徑匈奴奴得之留
塞十餘歲塞持節不失因馬其爲二西走大宛大宛
爲發還道拉大月氏留歲餘里于死國內亂塞馬胡夏

俱亡歸受拜太中大夫前奉使匈奴且鞮侯單于
初立尽歸侵使路充國等帝嘉其義乃遣蘇武以中郎
將使匈奴使留在陳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
驕非以所望使衛律談武請降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
後必欲殺見我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
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故為見律知武終不
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
武卧齧雪与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
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二乳乃得歸至海上廩食不
至掘野鼠去土實而食之持節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
尽落武帝崩昭帝即位數年与浞和親浞求武等武以
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十九年
始以強壯及還鬚髮尽白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
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其帝以為遺言贊曰孔子利志士
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天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

命蘇武有之矣木傳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
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賜錢百萬歸帝
足下以單車之使過萬衆之虜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
母然堂上妻夫室此天下所希聞也選李陵書與蘇武書
蘇武傳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
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將令負弩先驅住導
路也蜀人以為寵本傳漢發使二匈奴軍自請曰
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悉精厲氣奉佐明使居吉凶
於單于之前詔問居吉凶狀上可軍對摧為諫大夫歸
南越與漢和親乃還軍使南越次其王令入朝北內諸
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露頭戴王而致之關下軍遂往
說越王越王聽計請率國內屬天子大說同上匈奴自
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受制宜以敝師事
不可豫尚上以充為諸者使匈奴木傳先是
茲樓蘭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求使

大死因詔令責校蘭蕙茲國介子至獲蘭責其王教匈奴
奴海殺漢使王謝服至重茲後責其王二亦服罪龜茲
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子共誅斬匈奴
奴使者還奏事拜為中郎持節案監事傳初元四
年郵支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詔遣司馬谷
吉送之貢禹康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今郵支卑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
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未絕之義今既
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
捐不畜使无鄉從之心臣幸得建強漢之節云云若懷
禽獸加无道於臣則必遁逃遠害不敢近邊設一使以
安百姓固之計臣之願也願共平庭上許焉既至郵支
單于怒竟殺吉等傳漢書朱勃上書曰馬援馳深
淵入虎口後未傳謂使隗囂也上文注囂持節使幽
州宣布恩澤尉抗北狄所過皆苦焉山川屯田聚落百

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本傳

張步據齊地遣

隆持節使青徐一州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

比之酈生刘永立步為王步欲留隆二不聽求得反命

還問使上書願以時進兵无以臣隆為念帝得奏曰隆

可謂有蘇武之節本傳

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

人梁瑱傳

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

之間宜厭詠謀哉而獨能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

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本傳論

孫權性既滑稽落葛恪辯論難鋒至禮辭順義馬援理

以谷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諱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

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迂為待中亮北駐京中諱

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蜀志本傳

王璜高祖使持幣濟突厥

利可汗言扣親事諱利因遣使隨入獻名馬俊優聘諱利謂其下曰可汗來悔不

少屈之當使拜我環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
不遣還環者氣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唐使
陽郡王瑊傳聞正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相開播為
使而歸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為以市馬規
利入骨不然本傳云入西突厥虜以金遺還二固特
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為陰埋墓下已出
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碩追不及去本傳云
為和親使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
又欲主便道疾馳者証固不從以唐官自將訖不辱
命本傳云使回國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有
不為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有徐曰可汗
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无礼非使臣倨也虜憚其
言不敢逼本傳云初義琰使回纥其王據搆見義
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辭
屈為加礼及義琰再使亦坐乃召之義琰聞當拜伏時人

由是見兄弟浚劣李义幫傳

臺事鑑

經使從俗記曲礼上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同上衛君命而使檀弓上

孟秋之月行大使出大幣月令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郊特牲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左宣十五年行已
有單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語十三史從橫者
流孟出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
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富雅事制宜受
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前藝文志

反說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語十三

休題

行人 爲介 申信 受命 出疆

遣使

名君事鑑

文王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
說矣詩四牡皇二著華君遣使臣也送之

以礼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三考華言臣出使能湯君
之美延其善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上文注言无太美
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无衣武元符六年詔遺博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存問鰥寡廢疾无以自振業者貸与之諭三老孝弟
為民師卒獨行之君子召詣行在所廣宣勵道士有特
招使者之任也前本紀帝遣使省分部護冠蓋相望費
以億計食貨志武帝策仲舒制曰使者冠蓋相望問勤
勞恤孤獨董仲舒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
直指使者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
與誅不從命者威震州郡雋不疑傳昭始元二年遣
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平賢良問民所疾苦本紀
始元二年遣使省郡國貧民同上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
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本紀地節四
年詔曰朕雖百姓失職不瞻遠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

疾苦

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存問鰥寡覽察風俗察吏治得失奏茂行與倫之士

五鳳四年詔以前使二者問民所疾苦後遣丞相御史

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率第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

者並同上西詔臨遣諫大夫博士袁等二十三人循

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人董茂材特立之

士本紀詔臨遣光祿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

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治顯則陋因

覽風俗之化同上西詔何平三年謁者陳豐使求遺書

於天下本紀鴻嘉四年遣使者巡行郡國永始詔遣

太中大夫袁等循行天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本紀

順帝時遣八使循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周逢

與杜喬周翊馮美來巴張綱郭舉劉班分行天下其刺

史二千石有減罪顯明者驛馬上之有清惠惠利為百

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

号曰八俊周李洪武乃命蕭軒以省風俗南本紀
隋文帝詔曰民間情偽咸欲備聞已詔使人所在振恤
湯鑑分路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宜以礼發遣朕將
銓擇隋本紀唐太宗正觀二十年遣使二十二人以六
條黜陟天下本紀八年命李靖与蕭瑀等凡十三人分
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凡高年振窮之廢
善良起黜陟淹痺使者所至如朕親視通鑑二十年遣大
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史縣令
以下同上太宗開元十一年遣使分察天下唐本紀開
元二十一年置十五採訪使如徵刺史之取地理未聞
元四年山東太皇姚崇奏出御史為補蝗使分道殺蝗
本傳唐書遣蝗使使更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贊說校者
請以五府以風俗八計賑吏治三科於後又四賦經財
費六德保能察五要問官事時皆建其言除費伴
名臣事鑑後唐為謁者何内失火燒千餘家上使熊

往視之還報曰家火失火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方餘於家臣謹以便宜持節詔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湯即伏矯制罪上釋之前李博傳為使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繯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書上其說本傳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矯衣使者督三輔盜賊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劾奏本傳使行流民幽州辛奏刺史二千石勞怨有怠者所過見紆奉使十人為最本傳蓋寬饒為中太使行風俗多所糾辛奏貶奉使本傳意擢為司隸校尉本傳成帝辛光博士教使二錄寬獄行風俗振贖流民奉使本傳意辛漢安元年遣八使循行風俗比日著歸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辭而張綱獨埋其輪於洛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辛後本傳又見君內冀州飢盜賊起以傍為情詔使按察之傍登車攬轡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使自知賊汚望風解印綬去
因持節循行北邊六鎮三州鎮將元尼須貪汙狼藉
置酒請僕曰命之長短由公之口懷曰今日之集良懷
与故人飲酒之坐明日公展姓為使人檢鎮將罪狀尼
須揮淚而已既而懷表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北
元魏本傳顏延之遷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
決天且旱真卿下獄而雨郡人呼為御史雨唐本傳韋
恩諱德裕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
州縣為不任職李氏

羣書事鑑

德唐臣奉使能光輝君命五義四年皇三

尊從晉襲服志后召見今條上利害子身對三事其一
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
以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知奸者然後以為使故輔
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宰相奉詔有遣使之名

无任使之实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
臣願車馬有威重風際為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
詩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郎自京師及
外郡校才良求入貢宣布上意若家竟而戶曉庶豫
臣等備武三朝

太平新增合璧臨珠万卷青華後集卷之二十六